

陸宣公集

四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

平定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制誥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漢書高帝紀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

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仄於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於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於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疾廢養孤惇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

前漢 宣帝紀 詔曰 反側晨興 念慮 四方 易 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自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衆

心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叶於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合

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

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

功載鼎彝

張衡東京賦銘勳彝器歷世彌光注彝常也宗廟之器稱彝勒銘於宗廟之器於鐘鼎萬

祀彌益

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為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

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嗚呼

其祇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纛官鐵券文

唐書地理志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

州顯慶二年平賀魯析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
護府分種落列置州縣西盡波斯國皆隸安西
又徙治高昌故地三年徙治龜茲都督府而故
府復為西州咸亨元年吐蕃陷都護府長壽二
年收復安西四鎮至德元載更名鎮西後復為
安西吐蕃既侵河隴惟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
安西與沙陀回紇相依吐蕃攻之久不下建中
二年元忠昕遣使開道入奏詔各以為大都護
並為節度貞元三年吐蕃攻沙陀回紇北庭安
西無援遂陷集韻阜燾軍中大旗也二儀實錄
燾阜繪為之
似蚩尤之首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未皇帝若

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燾官驃騎大將軍

唐書方鎮表開

元二十九年安西四鎮節度治安西都護府又百官志
從一品曰驃騎大將軍通典漢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

去病為驃騎將軍定隋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將軍騎將軍各
二人唐改為車騎驃騎其制如開皇後皆省
之顯慶元年乃復置驃騎大將軍為武散官行左金吾

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通典分注員外官其初但云員外至永徽六年以蔣孝璋

為尚樂奉御員外特置仍同正員自員外官復有同正員者其加同正員者
官同單言員外者則唯不給職田耳其祿俸賜會與正

俸祿減正官之半兼試太常卿唐書百官志太常寺卿一人正三品初學

記案宋太常漢官也宋百官春秋云在昔唐虞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周則春官宗伯掌禮樂並其任也初秦置

奉常漢祖更名太常又曰太常五代史百官志云至梁加卿字曰太常卿其後因之頓啜護波支

惟爾乃祖乃父代服聲教書聲教訖于四海勤勞王家勳書于

鼎彝族列于藩籍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嗣

守職官祇若朝化率其種落

晉書四夷傳論廣關塞垣更招種落

保我邊

陞丹誠向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書

漢制考傳

別質劑今之券書也

若金之堅

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

其欽承勿替休命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通鑑音注舊書自焉耆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

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自祿山首亂中夏

不安

班固東都賦目中夏而布德瞰四夷而抗稜

蕃戎乘釁侵敗封畧

左傳封畧

之內何非君士食土之毛誰非王臣

道路梗絕往來不通哀我士庶忽如

異域控告無所歸還莫從

唐書回鶻傳初安西北庭自天寶末失關隴朝貢道隔伊

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雷後郭斯數遣使奉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

安

朕未嘗一夕忘懷而事勢不及相卹興言軫念忽以

流涕卿等咸蘊忠誠誓死不屈或早從征鎮白首軍中

或生在戎行長身塞外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絕勢孤

以寡敵衆晝夜勞苦不得休息歲時捍禦不解甲冑勦

高百戰義叶一心介然孤城獨守臣節日來月往三十

餘年奉國之誠久而彌勵求諸今古忠烈莫儔義激人

倫名光史册

說文册短中有

符命也象其札一長一編之形又古文作册

蠢動知感

況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宇內思安兆庶以絕戰爭

遂與贊普約定好和

唐書吐蕃傳其俗謂疆雄曰贊

集

蕃漢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盟永息邊患

冊府元龜德宗建中

四年正月詔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相尚結贊等盟

於清水將盟鎰與結贊約各以二千人赴壇所執兵者

半之列於壇外二百步散從者牛之分立壇下鎰與賓

佐齊抗及會盟官崔漢衡樊澤嘗魯干頓等十人皆朝

服結贊與其本國將相論悉頰藏論藏熱乞利隴斯官

者論乞力徐等七人俱升壇為盟初約漢以牛蕃以馬

為牲鎰恥與之盟將殺其禮乃請結贊曰漢非牛不田

蕃非馬不行今請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結贊許諾時塞

外無豕結贊請出羝鎰出犬白羊乃於壇北刑之雜血

二器而軟盟文曰唐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至莫不

率俾以累聖重光卜年惟永彰王者之丕業被四海以

聲教與吐蕃贊普代為婚姻固結隣好安危同體甥舅

之國將二百年其閒或因小忿棄惠爲讎封疆騷然靡
有寧歲皇帝踐祚愍茲黎庶俾釋俘囚以歸蕃落蕃國
展禮同茲叶和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
革不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求久古有結盟今請
用之國家務息邊人外其故地棄利蹈義堅盟從約今
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
鳳州西至同谷縣劍南西川大渡水東爲漢界蕃國守
鎮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
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爲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縣見
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
爲定其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直南至賀
蘭山駱駝嶺爲界中間悉爲閒田盟文有所不載者蕃
有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並依見守不得侵越
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新置并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
相受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臨無
得愆墜其盟文藏於宗廟副在有司二國之成其永保
之結贊亦出盟文不加於坎但埋牲而已盟畢結贊請
鎡就壇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爲誓誓畢復升壇飲酒

獻酬之禮各用其物以將厚意而歸四
月加答蕃使崔漢衡簡較工部尚書

疆場罷警於今

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宮闕贊普又遣師旅助
討姦兇兩國交懽事同一體北庭去此遙遠信使難通
於西蕃既非便宜在國家又絕來往永念士庶隔在殊
方歸路無因親戚永訣爲人父母實所感傷已共西蕃
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
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擬發遣待卿等進發然後以
土地隸屬西蕃今故遣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
中使韓朝彩等往彼宣諭

唐書吐蕃傳

朱泚之亂吐蕃賊詔右散騎常侍于

願持節慰撫太常少卿沈房仍便與西蕃交割卿等宜
爲安西北庭宣慰使以報之

遞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攜速圖進路復歸鄉井重
見宗親生人之情莫重於此一勞永逸固不合辭卿等
誠節昭宣勳閎茂著到此之後當特甄升仍給田園以
贍生必令優厚用答忠勞如有資產已成不願歸此亦
任便住各遂所安宜勉良圖副我勤想夏熱卿等各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回紇可汗書

唐書回鶻傳回紇其先匈奴也俗
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

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又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
延陀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
通鑑綱目回紇

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
乏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
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爲
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
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
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
紇則不可泌曰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
恥耶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
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
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
又何怨耶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
曰朕不憚屈己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
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
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
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
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耳陛下在陝富於春
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以元子經造其營又
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

少華輩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嘆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為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他若雷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已為是乎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

皇帝敬問可汗弟

通鑑音注可汗北方之尊稱猶漢時單于也宋白曰虜俗呼天為可汗

可讀如渴

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昏姻

通鑑綱目乾元元年

冊命回紇可汗曰英

武威遠毘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

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約之以兄弟通鑑綱目

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至德二年

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

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

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

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僕

臣背恩謹按謂僕構成險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唐書

懷恩傳懷恩至鳴沙病甚還唐書

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葬使我兄弟恩好如舊

回鶻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流涕而還

子葉護等

為兄

僕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約之以兄弟

至德二年

誠信至重

僕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通鑑綱目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爾罔厚何負而來今卽與汝戰何遽降也我將獨入爾營
雖殺我吾將士能擊汝酋長警服曰懷恩詭我曰唐天子
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
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赦死於是于儀持酒胡祿
請盟而飲于儀曰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
如之有如負約身死行陣家屬戮奪時盧宰相磨咄莫賀于頓等聞言皆奪氣酒至其所輒曰無易公誓周皓及踏本啜黑

達于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良以爲慰弟天資雄傑

智識通明親仁善隣敦信明義罷戰爭之患宏禮讓之

風保合太和用寧區宇惟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

與弟叶契爲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

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殊况累代以來繼敦姻戚册

元龜肅宗至德元年迴紇首領至請和親兼封安祿山
 九月封故邠王第五男承宗為燉煌王使迴紇仍合僕
 固懷恩送至迴紇部落請和親封迴紇女為毗加公主
 十月迴紇首領來朝請和親詔燉煌王承宗赴迴紇結
 親二年九月迴紇大首領入朝燉煌王承宗加開封府
 儀同三司拜宗正卿納迴紇公主為妃乾元元年六月
 迴紇使達亥阿波刺史入朝迎公主詔授開府儀同三
 司七月丁亥詔以幼女封為寧國公主令堂弟銀青光
 祿大夫殿中監漢中郡王瑀充册命英武威遠毗伽可
 汗使以堂姪正議大夫行右司郎中上柱國上邽縣公
 賜紫金魚袋巽為副特差重臣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
 僕射冀國公裴冕送至界首戊子右司郎中巽改尚書
 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鴻臚少卿兼充寧國公主禮會
 使癸巳以册立迴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帝御宣政殿
 漢中王瑀受命甲子帝送寧國公主咸陽磁門驛十一
 月甲子迴紇使三婦人謝寧國公主之娉也三年正月
 迴紇可汗使大臣俱六莫賀達于等入朝奉表起居公
 主代宗大曆四年五月册僕固懷恩小女為崇徽公主

六月丁酉崇徽公主辭赴迴紇
宰臣已下百寮送至中渭橋
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

奉令圖自茲以還情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

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啜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

叶通規待弟表到卽依所請
唐書回鶻傳詔咸安公主下嫁又詔使者合闕達于

見公主于麟德殿使中謁者齎公主畫圖賜可汗
宣示百寮擇日發遣緣諸軍

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勳賞給數多府藏虛竭其馬價

物
唐書食貨志時迴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

國財力屈竭
歲負馬價 且付十二萬匹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

餘並續續支付弟宐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却歸

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愧
厚意

賜吐蕃將書

勅尚覽鑠論莫陵悉繼等至

唐書吐蕃傳其官有大相曰論薩副相曰論薩扈莽

各一人亦號大論小

論都護

一人曰悉編製逋又有內

大相曰曩論掣逋亦

曰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逋小

相曰曩論充各一人

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

整事曰喻寒覓零逋

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國事總

號曰尚論掣逋通鑑

音注吐蕃立國之初

省所陳奏朕

有大論小論以統國

事後因以為貴姓

貞觀十二年

具悉之國家與大蕃

親則舅甥

通鑑紀事遣使者馮德遐撫

慰吐番吐番聞突厥

吐谷渾皆尚公主遣使隨德遐入

朝多齎金寶奉表求

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

宗弄讚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
王入朝相離閒唐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
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為吐番所
掠吐番進破黨項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屯松州西
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
羌酋闞州刺史別叢臥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州
叛歸之連兵不息壬寅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彌道
行軍大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為白蘭
道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為闞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為
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吐番攻城十餘日
進達為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番於松州城下
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
之十四年冬閏十月丙辰吐番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
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昏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
十五年春正月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
文成公主於吐番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慕中國
衣冠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二十三
年上以吐番贊普弄讚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武后

長安三年夏四月吐番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
昏中宗景龍元年春三月庚子吐番遣其大臣悉蕭熟
入貢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
吐番普贊三年冬十一月乙亥吐番贊普遣其大臣尚
贊拙等千餘人迎金城公主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上
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番處訥辭又命趙彥昭彥
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己卯上自送
公主至始平二月公主至吐番贊普爲之別築城以居
之元宗開元六年十一月戊辰吐番奉表請和乞舅甥
親署誓文開元十八年冬十月吐番遣其大臣論名悉
獵隨皇甫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
張元表等先與兵寇抄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
敢失禮正爲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
爲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賀儻
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番復欵附義則隣援息人繼好固是常規朕
副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爲事不以爭競爲心區

域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
重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
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清水碑石

唐書地理志清水縣名屬秦州隴右道通鑑音注審詳

清水漢古縣唐屬秦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闕尚結贊志惟

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

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酬賞遂許四鎮之地以答收京

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便自抽歸唐書吐蕃傳會

大疫虜既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合更論通鑑

輒引去初上

發吐蕃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
來求地上欲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
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并兵
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
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必
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讐矣況日者吐蕃
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朕欲苟循彼情便令
功之有衆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

鐫刻則是非務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
通好貴於推誠將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
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辯明便成姑息親隣之義豈所
宜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
明事理昭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

須歸至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綵絹一萬匹段者本
來立約亦爲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爲小事二國
和好卽同一家此有所須彼當不恡彼有所要此當合
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贊普若須繒帛朕卽隨要支分
多少之閒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匹亦當稱彼所求朕
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大和

詩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

相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

勉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

唐書百官志倉部郎中員外郎各一

人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通典注周官有倉人主藏九穀又有廩人主藏九穀之數調賜稍食

魏尚書有倉部郎後魏有太倉尚書亦其任也龍朔兼
二年改爲司庾天寶中改爲司儲皆以地官爲之

侍御史趙聿與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聿口

宣尚結贊論莽羅等嘗總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

則可嘉册府元龜德宗興元元年二月帝在山南時朱泚盜據宮殿詔以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于

願往涇州已來宣慰吐蕃仍與州府計會頓遞時吐蕃

欵塞請以兵助平國難故遣使焉四月渾瑊與吐蕃論

莽羅之衆大破朱泚將韓旻張庭芝宋其所以領將士等

歸朝等於武功之武亭川斬首萬餘級其所領將士等

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卿所商量指定

此使却回即發遣往今各賜卿少物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

唐書吐蕃傳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聿往使而虜

已犯涇隴州寧掠人畜敗川稼內州皆閉壁游
騎至好時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神策將李昇雲
等屯咸陽河中渾城華州駱元光援之以左監
門將軍康成使焉尚結贊屯上砦原亦令使論
乞陀來請盟

勅尚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志奉忠信

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衡北史序傳孝文謂右衛宋弁曰僕射

執我樞衡總釐朝務近知還總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商

量册府元龜建中三年九月和蕃使殿中少監兼御史中丞崔漢衡與吐蕃使區頰贊至自蕃中時吐蕃大

相尚結息忍而好殺以嘗覆敗於劍南思刷其恥不肯約和其次相尚結贊有材畧固言於贊普請定界盟約

以息邊民贊普然之竟以結贊代結息為大得卿却來相約終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

深以為慰昨者邊軍狀奏彼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

界立盟先有定分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約

侵漁

韓非子侵漁朋黨比周相與

必無此理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

動干戈若使效尤

左傳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晉語效郵非義也韻會尤通作郵

恐成

交惡初疑界首遊奕少有乖宐不謂大發師徒漸加侵

軼興兵動衆必合有名蕃軍此行未測其故朕自嗣膺

寶位即與贊普通和

册府元龜建中元年四月太常少卿韋倫至自吐蕃自大歷中吐蕃

聘使前後數輩皆雷之不遣俘獲其人必遣中宮部統

徙之江嶺因緣求財及結養之費不勝其弊去年冬吐蕃大興師以三道來侵一自靈武一自山南一自蜀約縱齊舉會帝初即位以德綏四方徵其俘囚五百餘人

各給衣一襲使倫統還其國與之約和勅邊將無得侵
伐吐蕃始聞歸其人不之信及蕃俘入境部落皆畏威
懷惠其贊普乞立贊謂倫曰不知是來也而有三恨奈
何倫曰未達所云乞立贊曰不知大國之喪而弔不及
哀一也不知山陵之期而賻不成禮二也不知皇帝舅
聖明繼立已發衆軍三道連衡今靈武之師聞命輒迴
矣而山南之師已久扶文蜀師已趨灌口追且不及是
三恨也及發使奉贄不二旬而復命蜀師尋獲其戎俘
有司請准舊事頒爲徒隸帝曰要約著矣
言庸二乎乃各給縑二疋衣一襲而歸之敦以舅甥結
爲隣援懲戰爭之弊知禮讓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
乃於境上建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于皇天后
土諸佛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約分毫不
移信使交權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以明徵豈有一事

不行一言不守頃令趙聿專往近方從彼却回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旣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竝聞還奏以副所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卽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甚勞頓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定好將士並存問之

賜尚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覽言辭卽稱和好及覩事跡唯務侵凌矛楯若斯將何取信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議旣言通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然如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蹂踐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爲深損於彼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計須久長和好之道旣虧仁義之風何在卿智識明悟朕所深知頃年猶發義師救

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遣使見卿欲得審
知來意必若守其盟誓務在同和卽收斂兵車速歸本
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後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
卽遣使與論拱熱同往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
或密懷他意將欲別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畧爲准擬
但緣誓約本重朕意不欲先違以此勤勤合有相問佇
聞來奏以副朕懷

賜尚結贊第三書

勅尚結贊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同列卿所陳奏朕具

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上以成舅甥之義次以結隣
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內以息戰爭之患兼此數事
昔賢所難非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輔大國宏
宣遠圖施美利於當時

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傳盛名於不朽眷

懷明畧歎尚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所奏

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事頗訝乖違以

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計必不然未測事由因何

至此頃年所定和好言約頗謂分明至於四鎮北庭元

不割與蕃國及朱泚悖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

陸賈新語

仗仁者霸仗義者強請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答成

功旋屬炎蒸蕃軍使退注見奏草六卷奉天之約豈可更論事

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商量有何

不可大蕃必若要四鎮北庭之地卽合直以情言彼但

露其誠心此亦自有分義豈假曲徵前事廣起異端仍

發師徒務張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

欲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旣虧盟約且失禮儀言與事

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惟漢與蕃各受天

命勝負固有定分強弱寧由力爭卿欲以衆相侵以威

相脅謂天地可罔謂盟誓可渝卽當肆意所爲不必更
論和好儻欲守其前約敦以親隣去就之間固宜有禮
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

書張皇六師

是何道理和好

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殊理不並用今

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

見通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宜不言可悉未知來意竟擬

如何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水會盟之日卿又親發

誓辭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武

書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永安

兆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爲盛美未經數歲遽有變

移非獨見誚於四方亦將取笑於千古以此思度甚欲
通和彼雖小以侵陵朕亦未卽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
審籌量卿若必務同和更無他意卽宜便歸本界遣使
具述本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如或託稱繼
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卽歸國惟利是視亦識彼懷
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事有不盡並令某官某口宣
宐令速回竚望來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
至可領也秋冷比平安好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一

平定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草

論關中事宜狀

前漢高帝紀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注師古曰自函谷

關以西總名關中關中記東白函關宏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關之間

謂之關中東
西千餘里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叅考究其
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
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
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
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
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
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
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

智勇傳天乃錫王勇智

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穀梁傳

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詩奮伐荆楚

海內震疊詩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莫敢寧居

此誠英主撥亂拯物

前漢高帝紀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

不得已而用

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美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

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

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疾

心如狂

前漢蘇武傳陵始降時忽忽如狂

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

通鑑

大歷十四年六月丙午舉先天故事六品以上清望官雖非供奉侍衛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備顧問

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

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

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

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前漢賈誼傳令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

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淮南子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

不如志言以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

畿鄭元王制注云縣內夏時天子京邑者又王畿之本

也張衡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所視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

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

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

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

之陵邑

前漢劉敬傳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

六國強族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

東伐此疆本弱未之術也

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

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

業萬方底又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

唐書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自高祖

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燧

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

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
爲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爲十二軍軍置將副各一人
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旣定廢十二軍
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
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
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
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
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
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
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
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
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其隸於衛也左右衛
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
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
衙者禁軍也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
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
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大
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後擇馬射爲百騎爲游幸翊衛大

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文獻通考唐志言凡天下

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

一皆以隸諸衛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

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為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

五百杜牧原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

百七十有四

其數不同 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

承平漸久武備寢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唐書兵志自高

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

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

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更號曰彍騎以分隸十二衛

總十二萬為六番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

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

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

並廢

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通鑑

矣李林

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
 若用寒峻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峻則孤立無黨上
 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
 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
 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姚汝能安祿山事蹟祿山日增
 驕嘗以曩時不拜肅宗之嫌慮元宗年高國中事變遂
 包藏禍心將生逆節乃於范陽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
 貯兵器天寶十四載起兵反同羅契丹室韋曳落兼范
 陽平盧河東幽薊之眾馬步相兼
 十萬鼓行而西以誅楊國忠為名 **兩京不守**唐書元宗
 四載十一月丙申封常清及安祿山戰於嬰子谷敗績
 丁酉陷東京畱守李璿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蔣清死之
 十五載六月甲午詔親征京兆尹崔光遠為 **尚賴經制**
 西京畱守丁酉次馬嵬己亥祿山陷京師

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亡沿

緣一作

邊之備猶在

通鑑天寶元年

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茲
 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

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
 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
 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
 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
 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畧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
 有長樂經畧福州領之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
 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加以諸牧有馬通鑑音注唐制
 凡萬人馬八萬餘匹凡馬五千匹為
 上監三千匹以上為中監一千匹以上為下監麟德中
 置八使分總監坊秦蘭原渭四州及河曲之地凡監四
 十八南使有監十五西使有監十六北使有監七鹽州
 使有監八嵐州使有監二自京師西屬隴右有七馬坊
 置隴右三使領之歐陽修曰置八坊幽岐涇寧閒地廣
 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
 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宣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
 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
 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折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
 八監列置河西豐曠之野

中復興運乾元肅宗年號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通鑑綱目肅宗

上元二年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寶應元年冬十月以

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十一月諸軍圍史

朝義於莫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

為寇故先皇帝謂代莫與為禦避之東遊通鑑綱目廣

德元年冬十

月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朔岷秦成渭等州盡取

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虜至

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為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

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

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

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黨項氏范

三十餘萬眾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

請益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卒不

知所為出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老

幸陝州

此謂深根固柢

內寇則峭函先險

括地志峭山一名岑山在洛州永寧縣西

長生久視之道

北即古之峭道也函謂函谷在峽西桃林縣南十二里有洪澗澗水山形如函故稱函關路在谷口故名函谷

外寇他木

則汧渭為戎

史記秦本紀孝王使非子主馬於汧渭之間注二水之間在隴

州以

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與萬端雖有四

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

通鑑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謂之甚於李輔國諸將

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嫉

元振莫

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

前漢鼂錯傳天下寒心莫

安其

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

庾闡討蘇峻盟文戮力一

心其剪

再安宸居

典引高光二

聖宸居其域注蔡邕

城

醜類

日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翰苑集

卷之二十六

邑具全宮廟無賈

賈與隕同

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

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儆將宏永圖

陛下誠宐上副天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

朝興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

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

還自陝鄂

左傳鄭人伐宋入其鄂注鄂郭也

懲艾往事稍益禁衛

通鑑初肅

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其軍

英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

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

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寔盛

分為左右廂

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

居北軍之右

帥以扞西

謹按三帥路副恭馬李抱玉也西戎謂吐蕃

河東有太原全軍

以控北虜

謹按時郭子儀兼河東副元帥北虜謂回紇

此四軍者皆聲勢雄

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

唐書食貨志河隍六

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

尚不能保固封守邊其奔衝京師戒

嚴比比而有

唐書代宗紀廣德二年十月丙寅吐蕃寇邠州丁卯寇奉天京師戒嚴永泰元年八

月吐蕃寇

醴泉奉天黨項羌寇同州渾奴刺寇熱屋京師戒嚴大歷二年九月甲寅吐蕃寇靈州乙卯寇邠州

郭子儀屯

於涇陽京師戒嚴三年八月已酉吐蕃寇靈州丁亥寇邠州京師戒嚴

陛下嗣膺寶

位威懾殊

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蠹

前漢刑法志百姓新免毒蠹注蠹音呼各

反舉國來

寇志吞岷梁

通鑑大歷十四年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

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為

東府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上民竄匿

山谷通鑑考異曰建中實錄此月貪冒既深左傳諸侯

吐蕃三道入寇皆在梁益之境

好財曰貪覆亡既盡通鑑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

盡利曰冒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為右神策都

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

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兵白江油

趨白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

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及於大度河外又

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

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

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

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通鑑建中四年上命宰相

豐邑里區通鑑建中四年上命宰相賴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

果盟已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息兵稍久育

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

武誘殺羣

唐書回紇傳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胡往往雷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會

酋長突董

翳蜜施大小梅錄等還國裝橐係道雷振武

三月供擬

珍豐費不貲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盛女子

以橐光晟

使驛吏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頓莫賀

新立多殺

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亡去突董察視嚴

亟羣胡獻

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即上言回

紇非素彊

助之者九胡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而虜利

則往財則

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

人與幣是

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乃使裨校賜不禮突董

果怒鞭之

光晟因勒兵盡殺回紇羣胡收橐它馬數千

繪錦十萬

且告曰回紇扶大將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

送女子自

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

還長安

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

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

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通鑑本

懷光以朔方軍馬燧以太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通鑑

本注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策為六軍又曰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神策軍最盛在六軍之右時李

晟哥舒曜劉德信等皆以禁兵出關討賊唐書僕固懷恩傳倘有賊臣啗寇永泰元年帝集天

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搖奉天任敷鄭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

州羗渾奴刺自西道畧蓋屋趨鳳翔京師震駭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

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夏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行壞光祿諸

亭障注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此愚臣所竊為憂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卽障也

者也宋案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

事通鑑本注以僉謂有征無戰

前漢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

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

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通鑑本注拏相牽引也變故難測日

引月長漸乖始圖通鑑本注圖謀也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

危事尉繚子兵者凶器也故不得已至戒至慎不敢輕

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

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王羲之上會稽王輔政版安危之機易於反掌

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

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淄青節度使李寶臣

餘苑集 卷之九

成德節度使

梁崇義

山南東道節度使

田悅

魏博節度使

是也往歲為國

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

盧龍節度使

李希烈

淮西節度使

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

謹按李納李正己子李惟岳李寶臣子也

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

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

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

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

敵國也

史記吳起傳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

陛下豈可不追鑒往

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

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循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

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未

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

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唐書兵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

三萬實內廐文獻通考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

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覈歲

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

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

馬之用也大抵唐之馬竭武庫之兵唐書百官志兩京

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

占將家之子以益師唐書兵志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

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

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

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皆出
哥弟馬奴裝鎧助征投官如仲孺子
賦私養之蓄以

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貸商賈

書食貨志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

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為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

萬緡可支半載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

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慎長安丞薛萃搜督

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傾司府之

幣唐書百官志太府寺卿掌財貨廩藏設請權之科關

輔之閒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通鑑本注北軍皆屯苑中時悉

在行營又宮苑謂宮城及苑城也程大昌應錄曰北軍

左右兩軍皆在苑內左三軍在內東苑之東大明宮苑

東也右三軍在九仙門之西九仙在內東苑之西北角

左三軍左神策左龍武左羽林軍也右三軍右神策右

龍武右羽
林軍也

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

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

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

通鑑本注姚令言朱泚
之變卒如陸贄所料以

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

思

他本
作備

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

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

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唯

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

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

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勢

前漢高帝紀秦形勝之國也注得形勢之

勝便也

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

養力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

德也

文獻通考淮州之地厥田上上鄂杜之饒號稱陸海因基為固被山帶河秦氏資之遂平海內漢初

高帝納婁敬說而都焉凡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至於

唐并為帝都其閒王莽更始劉曜苻堅姚萇亦都於此

今號西京文公朱熹曰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

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

山東故可據以為險
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
史記五帝本紀
以師兵為營衛注正義曰環繞軍
車乘之在關中者與
兵為營以自衛若轅門即其遺象
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
後漢

百官志大司農部丞一人六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一作聚

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

柄前漢梅福傳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注議制置則強幹

弱枝之術反綱目集覽京師為幹四方為枝西都賦曰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語綏

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

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

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采擇之一端陛下儻俯

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前漢匈奴傳周

襄王出奔於鄭之汜注汜今潁川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劔則所遣神策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

通鑑

本注節將子弟白志貞所奏遣東征者謹按點點行也

師古曰點行漢史謂之更行以丁籍點召上下更換差

役河北既有馬燧抱真昭義節度使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

旆釋名雜帛為旆以雜色綴其邊完復禁軍明勅涇隴

邠寧但令嚴備封守通鑑音注明勅猶言明詔唐書地

州新平郡寧州彭原郡屬關內道通典涇州春秋秦地

始皇時屬北地郡武帝分置安定郡後魏太武帝置涇

州蓋以涇水為名隋為安定郡唐為涇州或為安定郡

隴州春秋秦國之地始皇屬內史漢屬右扶風西魏置

隴東郡兼置東秦州後改為隴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

入扶風郡唐復置隴州或為汧陽郡邠州古豳國昔公

劉據豳即其地也秦始皇屬內史漢為右扶風安定北

地三郡地後漢末置新平郡西魏置豳州煬帝初州廢

以其地為安定北地二郡唐復置幽州開元十三年改

幽為邠其後或為新平郡寧州春秋時戎地戰國時屬

秦始皇為北地郡後魏獻文置華州考文改為班州後

改為邠州又改為幽州西魏改為寧州立嘉名也唐置

寧州或為彭原郡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

徠畿甸且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

朝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閒架權

酒前漢武帝紀初權酒酤注如淳曰權音較韋昭曰以

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

權獨取利也唐書食貨志建中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

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醑薄私釀者論其

罪尋以京師四方所奏罷權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

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

翁範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

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通鑑上不能用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謹按兩河河南河北也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

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通鑑音注內侍之官唐從四品上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

之事又唐世凡機事皆使內臣宣旨於宰相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

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

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升朝薦承過

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耐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

出師表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注但以越職干議

趙岐孟子章句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

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

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

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南史

齊高帝紀鳳舉四維龍騰八表恩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

舍已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誦前史見開

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陳琳為袁紹上漢帝書懷

忠獲覺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前漢杜鄴傳臣

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注應邵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闐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

治魏志辛毗字佐治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後漢郭憲傳建武八年車駕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

史記韓非傳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之逆鱗則幾矣

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儉合苟容之徒非有

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

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

一本作欲行

忠憤固願披陳職居

禁闈

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注謂相通小門也廣雅曰闈謂之闈

當備顧問承問而

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

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

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

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畧何如耳不在學古

兵法

史記霍去病傳天子常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

是知兵法

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

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

戰國策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

閒晏子春秋仲尼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

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

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

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

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才不爲用兵不足恃

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

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

左傳衆仲曰夫兵猶

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

爲叛亂之師者獨四五凶人而已

通鑑本注四五凶人謂河北則朱滔王武

俊田悅河南則李納

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註誤

漢書景帝紀詔

淮西則李希烈也

日吳王濞等為逆起

洛陽伽藍記色雜蒼黃北

兵相脅註誤吏民

內蓄危疑蒼黃失圖

一作

山移文蒼

黃反覆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為姦

畫脅從罔治

苟

謀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

知全生一作忠豈願為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

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

左傳

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

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

乃狼也其臣知其從化者過半矣舞干格苗豈獨虛言

可畜乎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

從是皆卒伍庸流鬪茸下品

前漢賈誼傳鬪茸尊顯分讓訣得志注鬪茸下材不

肖之人也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鞠距

踴之能史記霍去病傳驃騎尚穿域蹋鞠注鞠戲以皮

為之中實以毛蹴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蹴

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正義曰按蹴鞠書有域說

篇即今之打球也黃帝所造起戰國時程武事知其材

力也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

注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詐以為智謀其御眾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

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

平一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論
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

於舟車東方朔客難曠日持久更記平準書非吏比者

船五丈以上一算注如淳曰算輶車者有輶車使出稅

一算商賈有輶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正義曰武帝國

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車皆平作錢徵卒殆窮於閩濮

數每千錢一算也一算百二十文史記東越傳注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閩

聲音曼書牧誓蔡傳濮在江漢之南楊慎丹鉛錄鄭語

楚蚡昌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

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

夔濮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卜人蓋

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哀牢即永昌濮人今

蠻名蒲 答肉捶骨呻吟里閩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

甚興廢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

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

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
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
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
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
效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
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

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倡亂之始氣盛力全恆趙

青齊迭爲唇齒

唐書田悅傳

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

養士七萬帳下符能其

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悅

之曰爾等籍軍中久仰

四萬歸田歆悅因大集將士激

練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時

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
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勉
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
同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建中二年鎮州李惟
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遂合謀同叛
會於邵令狐峒等表汰浮圖悅乃詐其軍曰有詔閱軍
之老疾疲弱者由是舉軍吝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
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孟希祐以兵
五千助惟岳別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楊朝光以
兵五千壁盧曠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繼進

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勢相援通鑑綱目田悅攻臨

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將
步騎與抱真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軍與之俱又詔朱
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
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衆力戰悅兵
大敗斬首餘萬級悅夜遁邢州圍亦解悅求救於納及
惟岳納及惟岳遣兵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

於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詔河陽節度使李芄將兵會之於時

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

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

徒幾盡於鋒刃唐書馬燧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

鑲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乏深

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

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

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合曰

聞賊至止為陣雷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
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
謀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為塲募勇士
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
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
計斬首二萬級淄青軍幾盡
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

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

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

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

遺孽復安通鑑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悅

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

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悅憂乃持佩刀

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

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

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願諸公以此刀
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願諸公以此刀
斷悅首持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為與悅俱死也
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
非私己也某輩累世受恩願奉尚書一戰不勝則以死
繼之悅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

交鋒通鑑初李抱真為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注燧納之且奏其

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注量兵力

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注量兵力

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運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

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

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

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

而中止本末殊趨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

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
爲用自此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毋近於此
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
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

書民惟

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

左傳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

邦本用之蠹小國之大蓄也注蠹害物之蟲

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

顛瘁而根柢蹙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

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

可謂憂勤矣

通鑑音注宵衣謂未明求衣也旰食謂日旰而食也

海內爲之行齋

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剪滅無期人搖不寧事

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孫子兵聞拙速未觀巧之久也速則

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

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抱朴子寸膠不能理黃河

之濁尺水不能却肅坵之火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

也前漢枚乘傳欲湯之倉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是以勞心於服

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

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求於末則救之所為乃

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

然之與否耳倘若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

重輕辨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

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又隋於營州之境汝羅故城

置遼西郡武德元年曰燕州鎮州常山郡本恆州魏州

魏郡俱屬河北道謹按幽燕謂

朱滔恆謂王武俊魏謂田悅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

禍重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鄭州滎陽郡

屬河南道謹按此謂李希烈汝汴注見制誥八卷

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

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

門注見制誥五卷中興以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唐鑑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魏邢洛貝

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

李懷仙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以降嵩等
 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閒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
 衰故奏雷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
 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
 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故也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矣一本無矣

字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

全餘生無復遠畧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

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為猖狂出師

通鑑綱目時河北畧定惟魏州未下

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張孝忠為易定

滄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為恆冀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

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雷屯深

州武俊自以不得為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復有詔令

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

魏博既下朝廷必取糧與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

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卽遣侑歸報又遣王邳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畧同誰不憤悒今又聞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朱司徒共相滅耳司徒不敢自保使邳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

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纒至

魏郊遽又退歸巢穴通鑑綱目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詰日將行士卒忽大

亂誼諛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勅南救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司徒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纒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衆曰雖知如此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

則汝曹各歸部伍休息數日相與歸
鎮耳衆然後定滔卽引軍還深州

意在自保勢無他

圖加以淇河太行禦其衝

西都賦右界褒斜隴首之山帶以淇河涇渭之川地理通

釋太行山連亘河北

并汾洛潞厭其腹

唐書地理志太原府本并州汾

州西河郡潞州上黨郡屬河東道洛州廣平郡屬河北

道文獻通考并州古之并州以其地在兩谷之間故為

并州亦曰在衛水常水之間汾州春秋時晉地後魏置

汾州洛州禹貢覃懷底績至於衡漳春秋時赤狄之地

後周置洛州潞州春秋時初為黎國後狄人奪其地

赤狄潞子嬰兒為晉所滅其地盡屬焉後周置潞州雖

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

則背憎

通鑑綱目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

敗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未還魏橋遣宋端趣之言頗

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兒如脫屣二兄

必相疑惟二兄所為武俊遣使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者見滔謝之然以是益恨滔矣

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

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唐書地理志許州

蔡注見制益鄧襄鹵獲之資鄧注見制意殊無南陽襄注見卷內

厭兵且未劬廣韻劬挫也綱目東寇則轉輸將阻通鑑

希烈密與朱滔等交通李納亦數遣遊兵度北窺則都

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

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唐書地理志代州鴈門郡朔

州古唐國之地趙武靈王破樓煩置雲中鴈門代郡續

通典朔州春秋北狄之地後魏孝文遷洛之後於定襄

故城置朔州邠注見卷內靈注見制誥五卷

也通典潞州春秋時初為黎國後狄人奪其地赤狄潞子嬰兒為晉所滅其地盡屬焉秦置上黨郡後周置

潞州隋置韓州唐為潞州或為上黨郡洛陽東北有盟

津本孟地名都水所湊古今以為津武王會八百諸侯

同于此盟故曰盟津唐書李抱真傳抱真策山東有變

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剝乃籍戶

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

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

成卒二萬既不稟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

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謹按唐上

黨盟津同隸通鑑音注河自龍門

昭義節度悉此疆勁委之山東上口南抵華陰而東

流秦國在河之西山自鳥鼠同穴連延為長安南山至

於秦華秦國在山之西韓魏趙齊楚燕六國皆在河山

以東又考賈誼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

山東諸侯可見自秦之外皆謂之山東矣顧炎武日知

鐵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自函谷關東總
謂之山東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為山東也 勢分於將

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

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

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

以烏合之衆通鑑音注飛鳥見食羣集而聚啄之人或

者謂之驚之則四散飛去故兵以利合無所統一扞襄野豺狼之羣唐書哥舒曜傳李希烈陷汝

烏合州以周晃為偽刺史詔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兵

萬人討希烈曜擊賊收汝州擒晃以獻斬其將二人希

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
以挫之帝不許有詔督戰曜進次潁橋雷震軍中七馬
斃曜懼還屯襄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 陛下雖連發禁

攻柵殪人於塹以薄壘曜苦戰破之

軍以為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

但恐本非素習今不適從奔鯨觸羅陳琳為曹洪與世

細網奔兕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前漢灌夫傳何為首鼠

之觸魯縞前一却也陸佃云鼠性疑出穴兩端注服虔曰首鼠一

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

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

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通鑑建中四年八月

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李芄還鎮為東都之援通鑑

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劉昫曰東都周之王城平王東遷所都也故城在今苑

內東北隅自赧王以後及東漢魏文晉武皆都於今故洛城隋大業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

城是也唐世人主往來東都西京而實都長安以長安

為崇汝洛既固梁宋亦安

二統志梁漢之國名治碭也後遷治睢陽縣隋置宋州十

師蒙初改曰梁郡唐為宋州

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

擾滅山東飛芻輓粟之勞

通典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注運載芻藁令疾至

故曰飛芻也輓粟謂引車兩也

無擾則禍患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

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

是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

老子挫其抑說解其紛

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

必更生禍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

伐叛之初惟馬燧抱真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

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泊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
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
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
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托以爲
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

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

唐書李寶臣傳

臣本張忠志擢禮部尚書封趙國公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姓及名

皆蓄銳養謀劇

賊之方彊者也

後漢董宣傳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

尋而田悅喪敗

實臣穢夷

谷況燕南記忠志末年推一術妖妄之人兼陰陽術數而妬苟且之輩爭獻圖讖稱有尊位

詐作朱草靈芝鑿石上作呂字又於後堂院結壇場清
齋菜食置金杯玉尊銀盤云甘露神酒自至其內又言
天符下降忠志自謂命符上天將吏罔有諫者使行文
牒布告州縣云靈芝朱草王者之瑞輒生壇上香滿院
中靈石呈祥天符飛應甘露如蜜神酒盈杯匪我所求
不期自至各牒管內郡縣宐令知悉同爲喜慶也旣而
日爲妖妄者更相矯云不口當有天神下降持金箱玉
印而至然後卽大位爲天所授也四方皆自歸伏不待
征討海內坐而定矣忠志大悅多以金銀羅錦異物賞
之陰陽妖妄者自知虛僞恐事泄見誅共言相公宐服
甘露靈芝草湯卽天神降速忠志一任妖者遂
於湯中密著毒藥旣飲畢便失音三日而卒 雖復朱
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
唐書張孝忠傳始名阿勞以兵

屬李寶臣賜今名寶臣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
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使判官蔡雄往說歸國孝忠然
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德宗嘉之擢檢校工部尚書成
德軍節度使康日知傳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惟岳叛日

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
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
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

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護

三將謂馬燧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

武俊退縮惟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

能自守況畱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滅兵東征

勢必無患又明矣畱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

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二

平定張佩芳菘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不矩晞原叅訂

奏草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

行幸之事

蔡邕獨斷天子車駕所至見長吏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

之半故謂之幸唐書朱泚傳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

至者帝出苑北門羽衛纔數十普王前導皇太子王韋

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使令狐

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飯數七而去遲曉至奉天

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

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

本傳贊意

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

指盧杞等

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

遇厄運勞

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

閒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

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

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

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

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

唐書兵志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

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師強則叛上或父死于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畱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

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

通鑑本注杜預曰不庭謂不朝也下之事

上皆成禮於庭中一說庭直也不庭不直也見周書注

兇渠檣誅逆將繼亂

通鑑本注

兗渠謂田悅李納也逆將謂
兵連禍結行及三年通鑑本注

朱滔李希烈等也渠大也
建中二年兵端始
徵師四方無遠不暨通鑑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

啓至是及三年
江准閩越北至
太原所在出兵
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

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畱騷然而闔

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

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于是

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通典注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

在屯師用度不足于是遣
御史康雲開出江淮陶銳往

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
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
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
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
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
或于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

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業矣網目集禁防滋章覽滋繁

也條章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于徵求

一作膏血竭于笞箠市井愁苦公羊傳宣十五年注井

徵呼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疏云古者邑居秋

冬之時入保城郭春夏之時出居田野既作田野遂相

交易井田之處而為此市故謂之市井師古曰古未

有市若相聚井汲便將貨物于井邊貨賣曰市井室

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

禁衛之師以備巡警張衡賦衛尉八巡晝二者或闕則生戎

心左傳疆場無主則啓戎心

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唐書兵志數出禁軍征尋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

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

唐書兵志建中四年下詔募兵

以白志貞為使蒐補峻切綱目集覽簿責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

凡有私收者例元勳

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

通鑑音注古有四岳十二

牧各統其方諸侯之國故後人謂專方面者為岳牧

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

除征役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

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

前漢李廣傳廣

行無部曲行陣注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

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貴位

崇勳熟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

前漢

文帝紀至邸而議之注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

漢書高帝紀注孟康曰有

甲乙次第故曰第初學記一曰出不山里門面大道者

名曰第父獻通考太宗貞觀十五年正月上謂侍臣曰

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家故

事為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于京城頃聞都督刺史

充考使至京師皆賃房與商人雜居既優禮之不足必

使人多怨嘆至十七年十月一日下詔令就京城閑坊

為諸州朝集使造邸第咸輸屋稅唐書食貨志趙贊請

三百餘所上親觀焉稅閒架其法屋二架

為閒上閒錢二千中閒一千下閒五裨販夫婦唐書傳

百匿一閒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注裨謂

小販之民也一本裨作裨張衡賦商賈百族裨

販夫婦注裨販買賤賣貴以自裨益裨必彌切畢算緡

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感又甚諸方誅求

轉繁庶類恐懼與廢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

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

惡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

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

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而他本無反側

之釁易生詩輾轉反側工遲文推赤多猜則羣下防嫌

而他本無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左

林注無有怨嗟謗讟于其君者民不疲勞君無怨讟注讟謗也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

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

門無結草之禦左傳宣十五年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

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環通鑑音注衛無誰何之人誰何問也

六韜令我壘上誰何不絕史記賈誼過秦論陳自古禍
利兵而誰何誰譙向何呵同衛綰傳不譙呵綰

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閒隙因人攜離哉

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

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致今日之

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

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唐書桑道茂傳建中初

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為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

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眾數千及神策兵城

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

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凡是占算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

諸典籍書曰

書秦誓

天視自我人視

謹按唐避太宗諱民皆改為人

天聽

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

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

書咸有一德

天難忱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書傳九有謂九州也

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

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

書西伯戡黎

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

書秦誓上

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

繫辭釋大有上九爻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

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又曰

繫辭本義此釋否九五爻義

危者安其位

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

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又曰視履考祥

履卦上九爻辭王弼曰禍福之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

履而考祥也

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易大傳辭

夫易之為書竊

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辨

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

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閔子馬語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子語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

福

左傳杜注養威儀以致福謹案漢書律曆志

不能者

作養以之福注師古曰之往也往以就福

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監於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

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

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

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

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閒影響相準

書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詩書以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

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

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

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綱稍密

史記功臣年表 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

固亦少密焉 定說文洶涌也一曰洶涌水聲杜甫皇甫氏碑驚濤洶

洶故人懷 上自朝列西征賦攝官承 下達烝黎日夕族

危懼也 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

也 虞度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唐書

藝文志有師
曠占書一卷
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

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
漢書食貨志安有為

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注師古曰阽危欲墜之意也
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

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脩天祐自至恐不宐推引厄運

謂為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

或資理
通鑑本注理治也唐人避高宗諱皆以治為理
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

多難而興邦
劉琨勸進表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
理或生亂者恃

理而不脩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

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

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

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

一剋

作勵而謹脩之當至難至危

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閒不容復有所悔也

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已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

遠儉佞而親忠直焉

說文

儉誠也儉利于上佞人也

推至誠而去逆詐

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

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

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

耳况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為哉斯

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

可以服庶類懷萬邦他本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

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

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况陛下稟英

姿承寶歷四海之利權由已左傳桓子曰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列

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脩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在

萬浦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

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

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

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

漢書稱福

傳升平可致

豈止盪滌祇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

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通鑑綱目李懷光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

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動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畱連累日使賊得戒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

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云云

隱朝

人名

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

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

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

四方解體

左傳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注言不復肅敬于晉

一事當則萬姓屬

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

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

下先去之

通鑑本注此即孟子所欲與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之意

欲惡與天下同

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

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
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
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
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

左傳茲不穀震盪
播越實

在荆蠻
王命

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
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
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
罷業固不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
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

前漢武帝紀徵詣行在所
注師古曰天子或在京師

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魏
相傳爲霽威嚴注臣贊曰霽止也

言且無驗矣此皆

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
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
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
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
平禍亂拯阽危恤黎烝一作黎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
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
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
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

白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

誠不升於軒陛

前漢史丹傳天子自臨軒檻攀虞決疑凡太極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

左城右平不以文塼也九錫之禮納陛以

相亞次城者為陛級登謂受此陛以上殿

上澤闕於下

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

於其際

前漢薛宣傳不通則陰陽

人道

真偽雜糅於其閒

傳雅糅雜也前漢劉

向傳邪正雜糅忠讒

並聚怨囂囂

詩讒口囂囂箋衆多貌

騰謗藉

藉前漢江都王建傳

國中口語藉藉注藉藉誼聒之

意又劉屈氂傳事藉藉如此注藉藉猶言紛紛也欲

無疑阻其可得乎

潘岳誄腹心庭爭爪牙疑阻

物論則然人心可見

蓋謂含宏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

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鑿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

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

何慮不行而直為此懍懍也前漢食貨志而直為此懍懍也注危也臣謂

宐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唐書百官志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朝朔望文

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

士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

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宏文崇

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廟及以恩追至者

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
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即引
對不拘時限舊唐書德宗紀每御延英令諸司官長二
人奏本司事又勅常參官每一日二人引

對以訪政事
謂之巡對
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

史記周公世家伯禽就封于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

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

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

人荀子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

身以定天下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

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

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

書改過不吝褒

其直而勿吝

與吝同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

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

遣庶士傳言

賈山至言士傳言諫過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

以助聰明

管子目貴明耳貴聰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順天

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

與為亂化疑梗為訢合

禮記天地訢合陰陽相得

易怨謗為謳歌浹

辰之閒

左傳浹辰之閒楚克三都注浹辰十二日也疏浹為周匝也從子至亥為十二辰

可使

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

前漢梅福傳昔

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注師古曰轉圜言其順易也

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

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

左傳君人者將昭德塞違

恐不止當今所

得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

覽必或無足觀 琛捨棄非遙謹奏

通鑑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

奉天論前所荅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

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

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

史記刺客傳豫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又曰至于智伯國士

遇我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

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

杜預春秋序聖人包周身

之防疏謂聖人

防慮必周于身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

人物志一至謂之偏

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在助為齊明

帝讓郡公表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前奉詔問尋具上陳

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諮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

之情宏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

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于忖量但務竭盡恐猶辭

理蹇拙唐雅蹇吃也注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後漢楊賜

傳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敢願披瀝頻煩黷冒

悽悽之心哉注悽悽猶勤勤也曹植表臣伏以為犬馬之誠 睠睠

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效之心劉向九歎思念郢 臣聞立國之本在

而不能自止者也路兮還顧睠睠 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通鑑本注言 故仲尼以謂

人情者聖王之田禮記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言理

道所由生也通鑑音注理道猶言治道也唐人避高宗諱率以治為理 是則時之否

泰事之損益萬化所係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

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益卦象辭則曰益損下

益上損卦象辭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

地處上于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泰卦象辭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

下不交故也否卦象辭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

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

卷之二十四

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
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
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

通鑑本
注陸贄

此言深究否泰損益之義
誠足以箴砭德宗之失

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

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

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家語君者舟也庶
人者水也水所以

載舟亦所
以覆舟

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

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

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

通鑑本注祖左傳臧文仲所謂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之語之意乃至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

書臯陶謨

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

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

懼夫其情與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書大禹謨

微則萬幾

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

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迹迹或成敗莫

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

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

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於衆舍

已從人書大禹謨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書舜典言務

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於禹禹拜昌言書大禹謨

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書仲虺之誥言能

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美

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書泰誓言皆從善也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

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

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書泰誓言違衆也詩曰汝無休於中國斂怨以

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詩大

雅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詩大

雅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書仲虺之誥詩曰惟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詩大雅言自用也前

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史記殷本紀帝紂資

辨捷疾聞見甚敏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詩大言恥過也

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

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

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閒將歷千祀代

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迹然

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

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史記田敬

仲世家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

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禮記纍纍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

書子若此歷代之元龜也書今我即命于元龜劉琨勸進表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

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效之

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通鑑音注太宗初諡文皇帝廟號太宗以

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

靈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勝

唐鑑太宗奮于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

天聖功被於九歌

書勸之以九歌唐書禮樂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

功舞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

懼失人心

通鑑綱目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

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

每戒臣

下獻規恆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

前漢張湯傳日旰天

子忘食注師古曰旰晚也音幹

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眾共

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

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閒事情

通鑑乃令京官五品以上

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間疾苦政事得失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

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

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

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

平章唐書百官志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

名蓋起此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

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

必遣諫官俱入通鑑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

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小
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敢為讒慝小
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

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

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

通鑑綱目上于宏文殿聚四部書三十餘萬卷置宏文

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

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

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

罷又取三品以上子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

孫充宏文館學生

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

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

貞觀之風通鑑宋徽元年正月辛酉上召朝集使謂曰

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陳不盡

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

其政治有洛陽人李宏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命立

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
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兼賴

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

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通鑑綱目上自
即位每日視事

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

遠書以觀文王之耿光中宮之威柄潛移通鑑綱目初武后屈身
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

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
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禱

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
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

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
忠后于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

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沒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
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白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

于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卒有嗣聖臨朝

天授革命

唐書后妃傳嗣聖元年太后廢帝為廬陵王以睿宗即帝位后坐武成殿帝率羣

臣上號冊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

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真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

宸殿施慘紫帳臨朝又春官尚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

成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班示天下稍

圖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陰忍驚害肆斬殺怖天下

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為爪吻有不嫌若素

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鯁臣將相駢頸

就銖血丹狴戶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奩具坐重幃而國

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為武

天子不自安亦請氏武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

赦天下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為

皇嗣謹按通鑑綱目中宗嗣聖七年武后之天授元年

也是年九月武后改國號曰周故曰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

號曰周故曰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

猷

書孔傳疇誰也顏師古曰言謀于衆人誰可爲事也

宴安之懷溺

左傳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

易馴致其道

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

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迄神龍

中宗景雲

年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

通鑑綱目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好皆依勢用

事請謁受賕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婕妤好立外

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又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畧

武后以爲類已獨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子其誅韋氏既屢立大

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係其一言荐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躬定大難

通鑑綱目景龍四年六月皇后韋氏弑帝于神農殿立溫王重茂宗楚客葉靜能與諸韋

元宗

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謂之百騎武后時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客謀告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子薛崇暉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聘前朝邑尉劉幽求析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捶萬騎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元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于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元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

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
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
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收捕諸韋
親黨及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馬秦客楊
均葉靜能等皆斬之屍韋后于市
謹按相王睿宗也隆基元宗諱手振宏綱開懷納忠

克已從諫尊用舊老

唐書贊開元開勵精求治元老舊勳動所尊憚故姚崇宗璟言聽計

行力不推而功已成

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

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
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
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
平矣胡不爲樂有深慮遠謀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

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

唐書李林甫傳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

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

斥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

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飮三

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

絕

至尊收視於穆清

曹植七啓天下穆清明君蒞國唐書李林甫傳時帝春秋高聽斷稍

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上宰

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

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

通鑑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

五十八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

其樹于是百官以刑措表賀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

晉國公牛仙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

客爾國公

唐書宇文韋楊王列傳贊開元中字文融始以言利得

幸于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

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
各以衰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
以濟橫賜而天下經
費自如帝以為能
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持竊國

之勢

唐書安祿山傳帝為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為瑣戶交疏臺觀沼池華僭帟幕率緹繡金銀為

勞筐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

寵太子諫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

秋高嬖艷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

乃內寵擅迴天之謠

通鑑音注迴天言權力能回天也後漢單超傳其後四侯轉橫天下

為之謠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聞虎唐兩墮唐書高力士傳元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內坊擢

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
侍省事于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
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當是時
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鉉楊國忠安祿
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
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肅宗在東宮兄事力
士他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禍機熾然焰焰滋甚

書尊曰著帝或不名而呼將軍洛詭無若火始燄燄上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前漢賈誼傳夫抱火

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

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謂安至今為梗豈不以

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馥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漸

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

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

通鑑綱目初

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救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

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

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已應物

通鑑綱目李泌言于上曰

敦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煩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示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

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

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

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

前漢宣帝詔公卿大夫務行寬

大務因循而重作爲前漢食貨志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注師古曰重難也唐書

刑法志諫者常諷帝政寬故朝廷不肅帝笑曰艱難時無以逮下顧刑法峻急有威無恩朕不忍也然於

紫宸聽朝職官分紀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雍錄自丹鳳門北則有含元殿又北則有宣政

殿又北則有紫宸殿三殿南北相沓皆在山上楊春曰

唐之朝制宣政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

閣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謂之入閣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

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宏諫雖

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謹按如罪三宦故誅元載是也

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略

雄圖晉書武帝紀贊决神算于深衷斷雄圖于議表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

通鑑本注 理治也言德宗憤強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

照臨以嚴法制斷唐書贊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流弊日久浚恆太

深易恆之初六日浚恆貞凶無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王弼注曰始求深者求深窮底令物無餘蘊

漸以至此物猶不堪而况始求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

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

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通鑑

本注此數語亦深中當時君臣之病誕妄也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

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通鑑本注德宗初年陸贄為監察御史獲奉

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通鑑本注此可

以見德宗初年氣象 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 奏陳軒墀之閒且

未相諭 庾信新樂表 軒墀宏敞 宇宙之廣何由自通 雖復例對使

臣別延宰輔 通鑑本注例對使臣謂功臣節度及諸軍使待制者得隨例以次對也 別延宰輔謂

朝謁之外別延之與議 既殊師錫 書師錫帝曰注 且異

天下事也復扶又翻 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

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 前漢

傳自陽朔以來 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

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通鑑本注德宗致 陛下以今日之

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

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
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
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
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
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
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
彰令聞。一作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
及庸鄙。敢緣斯議。一作私議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
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

罪謹言

欵謹復布露以聞

後漢李雲傳露布

上書

也臣某惶怖死